

(日)西村京太郎 / 著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天使的伤痕

群众出版社

院图书馆

4

天使的伤痕

(日)西村京太郎 著
杨 军 (逸博) 译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伤痕/(日)西村京太郎著;杨军译.-北京:
群众出版社,2000

(日本推理小说文库)

ISBN 7-5014-2231-1

I.天… II.①西… ②杨… III.推理小说-
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589 号

版式设计:连生

天使的伤痕

(日)西村京太郎著 杨军译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公大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8.375印张 140千字

2000年8月第1版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4-2231-1/I·905 定价:14.00元

印数:0001-5000册

内容简介

《日东新闻》记者田岛与女友昌子在三角山游玩儿，不想却看到了一个胸插匕首的男人滚下山崖，他临死前只说了“天使”二字。警方根据几条线索找到了艺名叫“天使·片冈”的脱衣舞女。谁知她竟在匆忙出逃时遭遇车祸而死亡。警方据此判定片冈即凶手，不料三角山死者生前所住公寓的管理员又被毒杀，这就又推翻了片冈是凶手的结论，因为死人是不会再来杀人灭口的。田岛为做报道也一直在调查此案，他想用自己掌握的线索与警方做一笔交易，以获取内部消息、独家新闻，不想此举却扯出了他的恋人昌子与此案的微妙关系……

此书为作者的成名作，曾获江户川乱步奖。

1100711

目录

序	(1)
第一章 阳光之下	(3)
第二章 信纸	(20)
第三章 天使·片冈	(37)
第四章 “酒吧·天使”	(54)
第五章 笔迹鉴定	(77)
第六章 天使之影	(98)
第七章 照片	(114)
第八章 疑惑之中	(134)
第九章 北国风景	(150)
第十章 稻草人和海苔卷	(175)
第十一章 A.B.C.	(200)
第十二章 事件的核心	(227)
尾声	(256)

序

他长时间地思考着这个问题。愤怒与憎恶、悲伤与绝望在他胸中交织着。他手中握有一支手枪。把枪口对准自己还是对准那些人，他下不了决心。当胸中的愤怒和憎恶强烈时，他想把那些人统统杀掉。那些人过去杀死了他的伙伴，而且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杀人凶手逍遥法外，正义在何处？另外，他们对自己的犯罪没有要做出补偿的表示，因而他想替天行道，惩罚他们以伸张正义。他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

这不是简单地复仇，他是为了伸张正义。

但是，当悲伤与绝望向他袭来时，他又想自杀。他把枪口对准自己，如果扣动扳机，这一切就都将全部结束。他憎恨那些人，但是那些人毕竟是他的同胞，而且在他的内心深处还不至于这么“恶”。

他对自己如此地“清醒”感到悲哀。他认为如果自己比平常人要迟钝一些的话，也就不会产生这

天使的伤痕

么多的烦恼了。他盯着枪口。自己果真会扣动扳机吗？他看着自己持枪的这只手，他想扣动扳机。自己应当能扣动这个扳机的吧。当他这样思考时，一个昏暗的、自嘲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

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一下，是由于憎恶还是恐怖，他无法判断。

突然，泪珠流到了他的脸颊上。

第一章 阳光之下

1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一。

对于田岛来说，这是一个久违了的休息日。自从他当上了社会部的记者之后，他常常因为采访和调查各种事件而被迫取消了休息日。

想在十五号这天休息的想法，他早就萌生出来了。说这不是突然产生的，那是因为他早已经和山崎昌子约好了。

昌子是位于京桥的一家商事公司的年轻女职员。她的休息日是星期日。但是，由于田岛的休息日总是不准时，所以他们总是没有见面的机会。于是田岛对昌子讲，要她在十五号这天也请一天假。田岛非常希望可别在这一天又会突然发生一件什么急事来打乱这个计划。

田岛想和昌子结婚。虽然他们是最近才认识的，但时间短并不成为什么问题。

天使的伤痕

昌子长得很漂亮，这使得田岛对她一见钟情。但她的身材和皮肤却不符合时下那种时髦的模特型美人的标准。今年夏季一起去海边旅行时，她穿泳装时裸露出的她那结实的体型着实让田岛吃了一惊。

昌子不是出生在东京的人。她生于东北地区的一个农家。用她的话说，她的家乡是一个“一到大雪封山的季节，山里的熊和狐狸就下山寻找食物”的偏僻山村。

昌子是借助于姐姐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儿子结婚才来到东京的，那是四年前她十九岁时的事情。

“所以我的东北口音总也去不掉，非常讨厌。”

昌子总是这样讲，但田岛对她的口音并没有什么反感，也并不介意。一提到这些，昌子就一边嬉笑着一边说“这全是托姐姐的福啊！”之类的话。

据昌子讲，她的姐姐从小就一直注意纠正自己的这种东北口音的发音。昌子说，姐姐一直坚持认为：如果要是去东京的话，还是改一下口音要好。

昌子还常常提及姐姐的其他事情。大概这是由于她们的双亲亡故的早，姐妹俩一直相依为命的缘故吧。

她还常说“是姐姐救了我”之类的话。这句话到底是指什么，田岛也从不打听，但他对昌子的姐姐也逐渐十分崇敬了。

“我是个旧式的淑女型姑娘。”

昌子这样说过自己。也许这也是受姐姐的影响

第一章 阳光之下

吧。

田岛并不讨厌旧式的淑女型姑娘。和现代风流的时髦女孩子比起来，田岛也不知道哪种类型的好。虽然昌子一再表白自己是那种旧式的淑女型姑娘，可田岛却“体会”不深。昌子的身上具有现代意识，也没有那种温情脉脉的性格。

2

幸运的是在休息日这一天没有发生什么紧急的事件。令人担心的雨也没有下，是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昌子于上午十点钟来到了他们约好的新宿西口的京王线乘车场。

整个十月里，去郊外游玩的人都充塞着新宿车站，而一进入十一月，尽管室外的温度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然而等候上车的人却明显地减少了。也许这正充分表明了对季节变化十分认真的日本人的性格吧。今天又是工作日，售票处和剪票口处都显得非常冷清。

田岛觉得工作日约会真好。如果两个人约会是在休息日，大街上拥挤不堪的人流会使人一点兴致都没有。

“车票已经买好了。”

昌子边说边让田岛看了一下她手中的两张车

101843

天使的伤痕

票。对于整日疲于奔命地工作的田岛来说，他几乎没有去远足旅行的奢望和时间，因此他只提出一条，能去个闲静的地方就可以。于是他把这个“任务”让给昌子去完成了。

“我们去哪儿？”

“去圣迹樱丘。”

“这我没有去过，只听说过这个名字。是明治天皇时的什么有名地方吧？”

“坦率地说，我也不知道。”

昌子耸了耸肩。今天她穿了一条女式西裤和一件毛衣，十分得体。而且她这样的打扮使她更像一位女孩子了。

“我看了一下车站的名字，觉得挺浪漫的，于是我就买了去哪儿的车票。”

“你呀，一点儿也不负责任！”

田岛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后便嘿嘿地笑了起来。

“我觉得到一个我们什么也不了解的地方也挺有意思呢。”

“我还问了问观光介绍所的人，这才买的车票——”

“说什么啦？”

“说那儿有一座叫三角山的海拔二百米的山峰。虽然矮了一些，但从那儿看去风景很好，据说对长期呆在办公室的人来说非常不错。”

“是那样的。对老在办公室，缺乏运动的人来

说，爬二百米的山峰刚刚好。”

田岛的脸上自然浮现出了一副苦相。的确，此时此刻他那学生时代的自信荡然无存了。

乘坐京王线是半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京王线还没完全竣工。在车站那儿建了一幢五层的大楼，地下就是站台。站在那个被各色灯光照耀的闪闪发亮的站台上，会有一种置身于豪华殿堂的感觉，并且使人意识不到是要驶向郊外。这大概是由于郊区的电车都变成了通勤电车的缘故吧。

田岛通过了剪票口才注意到自己还拿着昌子刚才交给他的一个手提袋。那上面还写着什么名字，但田岛不认识。他好奇地看了一下口袋里面，有面包和海苔卷。是昌子准备的午餐。

电车里很空。一开始给人的感觉是在乘坐通勤电车似地，但过了调布一带，窗外可以看到一片片的杂木林和庄稼地后，便使人意识到了到了郊区了。

电车行驶了三十分钟左右便到了圣迹樱丘。

这个小车站被庄稼地包围着，但从电车上下来之后，便可以看到在车站的广告牌上写着“土地出售”的广告字样，而且十分醒目。看来这一带也处于土地被开发商征用的风潮之中。一出剪票口，车站前便是一条狭长的商业街，但又称不上是那种正经八百的大街。这里有彩色照片的冲洗店、餐厅、荞麦面馆，并且还有四家征用土地的中介公司。

田岛先到彩扩店里买了备用的胶卷。店老板告

天使的伤痕

诉他，过了铁路道口一直走，便可以到多摩川河岸。但后来他又嘱咐道：

“可是河边盖了许多特别明显的建筑物，就是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大概是由于车站附近的地价太贵了吧，土地价格一贵，车站周围就会形成一个环形的空地。田岛记得哪本书上这样讲过。

“那么去三角山呢？”

田岛问道。

“和那条河相反，大概走二百来米吧。是一座很小的山。它真正的名字叫和田山。因为它很像一个三角形，所以当地人就叫它三角山了。山很低，不过景致很不错呢！”

“是那座山！”

昌子从一旁说道。

于是他们朝这家店老板指的方向走去。这是一条柏油马路，好像通公共汽车，路边立着停车站的标志牌，但却看不见汽车的影子。也许一个小时才来一辆吧。

沿着这条柏油马路走上几步，道两旁的杂木林就多了起来。在过了一架小桥的地方，有一个写有“南多摩警察署关户派出所”的建筑。从“关户”这个词来看，可能这一带是过去北条氏的关口所在地吧。

左侧可以看到低矮的山峦，还有一块“三角山

入口”的标志牌，有一条狭窄的小道从柏油路分了出去，通向那座小山。

这是一条满是松软的尘土的小道。小道的两侧是杂木林和块块农田。在已经收获过了的农田上没有劳作的人影，只有一个个稻草人立在那里。

周围没有一个人影，昌子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向田岛靠过来，并紧紧地抓住了他的手。

“不好走哇！”

田岛苦笑了一下，然而他的手自然也就把昌子搂了过来。

周围十分静谧，没有一丝风，只有晚秋的日照肆无忌惮地倾泄下来，温暖得让人感到是暑热一般。

昌子一边走一边把头依偎在田岛的肩头。太阳的气息和昌子秀发的气息不时涌入田岛的鼻腔之中。大概昌子意识到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大胆起来了吧。

走了十分钟后，前方的小道又分成了两岔儿。这儿已经没有农田了，只有一大片红色树叶的杂木林。

一块标志牌上说明右侧的小道可抄近通向山顶，于是两个人便从右侧的小道向上走去。但小道却越来越窄，走在长满了杂木的小道上仿佛是在钻“树洞”似地。

可以称得上是“树洞”，随着行走，脚下发出了枯叶被踩的声音。树枝随意伸展着，两个人一不

天使的伤痕

小心就会碰着头。他们只好弯下腰手拉着手走。但这条小道窄得容不下两个人并肩行走。

“我在前面走吧。”

田岛说道。于是他一边用一根随手捡起的树棍拨开垂下的树枝一边向前走着。似乎那个路标标错了，但是这条“道”确实是在向上，也许这是一条人们现在已不走了的旧道吧。

“你的老家也是这个样子吗？”

田岛一边走一边和昌子说着话。但昌子没有答话。田岛停下脚步向后看了看，昌子停在了与他有五米远的地方。

“怎么啦？”

田岛问道。昌子蹲在那里脱下一只鞋冲田岛挥了挥。

“鞋里进了一个小石子儿，已经取出来了。”

昌子那白色的毛衣在低垂的红叶的映照下，仿佛也被染上了一层红色一样。

于是田岛连忙取下照相机，按动了快门儿。因为是彩色胶卷，所以如果拍得好的话，白色的毛衣映照在红色的树叶下，这样的反差会非常漂亮的。

穿好鞋的昌子走到田岛的身旁后提高了嗓门儿说道：

“你坏！人家正脱着鞋呢嘛——”

“那才有意思呢！”

田岛连忙申辩道。因为当时的色彩确实搭配得

非常漂亮，于是昌子也终于认可了。

又走了一会儿，“树洞”前边的窄路才终于变宽了，四周也一下子明亮起来。

刚才一直挡在头顶上的树叶、树枝全没有了。太阳也照了进来。视野一下子开阔多了，右侧是平缓的山坡，可以看到两条银色铁轨的京王线和它对面的多摩川。

“在这儿休息一下吧？”

田岛正向昌子打招呼时，他们听到从来的方向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呻吟声。

3

田岛吓了一跳，朝发出声音的地方看去。但由于那条小道很曲折，树木又多，所以他什么也看不见。

昌子也听到了呻吟声，脸色变得十分苍白。

田岛便朝刚才发出声音的地方走了几步，于是听到了有人摇动树枝的声音。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吓死人了！”

昌子低声说道。她紧紧地抓住田岛的手腕。

突然，在他们面前冲出一个男人来，是个中年男子。

他的表情十分痛苦，双手求救般地向前伸着。

田岛看到这个男人的胸口上插了一把匕首，鲜

天使的伤痕

血已浸透了他身上的那件高档西服。

昌子惨叫一声，一下子把头埋在了田岛胸前。

田岛也不知如何是好，他用力扶住浑身战栗的昌子，紧紧地盯着这个男人。

那个男子张着嘴，似乎要说什么似的，却又什么也说不出。

他踉踉跄跄地来到离田岛有五米左右远的地方，像已挣扎到了最后一口气似地，一下子摔倒在地，并顺着坡面滚了下去。

如同一块巨石滚下山坡的声音传了过来，后来这声音终于消失了。

当这个男人的身影从田岛的眼前一下子消失的一瞬间，在他头脑里“冬眠”着的记者的职业敏感猛然复苏了。

田岛用力推开依偎在他身上瑟瑟发抖的昌子，向崖下望去。那个男人的身体被一棵粗大的树干挡住了。他是不是还活着，田岛从崖的上边还无法判断。

田岛看了一下昌子。昌子的眼睛里充满了虚无的神色，她那张失去了血色的脸与其说是苍白，倒不如说是淡淡的茶色更为准确，因为还透着一种病态的黄色。

“你要勇敢些！”

田岛用力抓住昌子的肩膀摇了摇说道。

“嗯。”